

周易研究论文集

(第二辑)

黄寿祺 张善文 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说 明

一、《周易研究论文集》第二辑，共收论文三十三篇，选自一九〇八年至一九八四年国内有关学术刊物、书籍中发表的《易》学专论，并酌收一、二篇未刊之《易》学论文。

二、本辑所收论文侧重于先秦、两汉、魏晋时代的《易》学研究，涉及象数学、阴阳五行学、卜筮学等问题。依此内容大略分为六类：一是泛论《周易》象数学，二是探讨《系辞传》释九卦大义，三是考释《左传》、《国语》之《易》说，四是辨析汉《易》条例，及讨论有关魏晋南北朝《易》学，五是研究阴阳五行与《易》学的关系，六是考证《周易》古筮。各类分别依发表时间先后编次。

三、本辑所收论文凡未加标点或标点不完善者，均由编者重为校点后刊出。个别文字有明显舛误者亦并为订正。

四、郭天沅同志参加了本辑论文的搜集、整理工作，王筱婧、黄兴周、檀小舒等同志多予协助，谨此致谢。

编 者

1984年12月

目 录

司马迁述周易义·····	刘师培	1
与章太炎先生论易书·····	吴承仕	6
答吴纘斋论易书·····	章太炎	9
易制器尚象说·····	胡朴安	11
与尚节之先生论易三书·····	黄寿祺	16
答黄之六论易书·····	尚秉和	20
周易大象例说·····	刘操南	23
易象和鲁春秋·····	刘 节	28
周易古义补·····	屈万里	39
六庵易话·····	黄寿祺	52
孔子的易教·····	高 明	66
与范秋帆先生论易书·····	黄寿祺	79
答包笠山论易书·····	黄寿祺	81
易系传释九卦大意·····	李翊灼	84
周易三陈九卦释义·····	蒋维乔	88
左传、国语中易筮之研究·····	李镜池	96
左传、国语易象释·····	尚秉和	111
左传、国语的周易说通解·····	高 亨	125
虞氏易旁通义举例·····	李翊灼	154
汉魏费氏易学考·····	沈昞民	165
变象互体辨·····	沈昞民	182
卦变释例·····	沈昞民	187
治易须先挾王虞得失·····	张洪之	203

王弼注易用老考·····	郑慕维	211
王弼注易的观念造詣·····	〔朝鲜〕金忠烈	221
汉代易学及王弼注易·····	吴鹭山	241
萧衍及其周易大义稿·····	黄庆萱	247
汉魏易例述评·····	屈万里	254
先秦阴阳五行说·····	杨超	314
阴阳五行思想和易传思想·····	杜国庠	332
周易古筮考·····	何行之	344
周易成卦及春秋筮法·····	程石泉	369
论周易的筮法·····	徐志锐	390

司马迁述周易义

刘 师 培

西汉《易》学，本于田何。然据《汉书·儒林传》，言田何授东武王同子中，雒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皆著《易传》数篇，同授淄川杨何。又谓丁宽事何，至雒阳，复从周王孙受古义。是王同之《易》传于杨何，与丁宽虽同出田何，然厥后施、孟、梁邱三家，均承丁宽弟子田王孙之传，而王同之学遂绝。惟《儒林传》又言梁邱贺从太中大夫京房受《易》（别一京房）。房者，淄川杨何弟子也。房出为齐郡太守，贺更事田王孙，宣帝时闻京房为《易》明，求其门人得贺。是梁邱之学，兼由京房溯王同、杨何之传，然亦与丁宽之学相杂。时传杨何《易》学者，又有司马谈。《史记·太史公自序》，言谈为太史公，受《易》于杨何。则谈与京房同师。谈子为迁，迁传父学，则《史记》述《易》之词，必为王同、杨何之故谊。考《史记·孔子弟子传》云：“商瞿鲁人字子木，孔子传《易》于瞿，瞿传楚人馯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疵传燕人周子家竖，竖传淳于人光子乘羽，羽传齐人田子庄何，何传东武王子中同，同传淄川人杨何。”又《儒林传》云：“自鲁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传《易》六世，至齐人田何，字子庄，而汉兴，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菑川人杨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征，官至中大夫。齐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阳相，广川人孟但以《易》为太子门大夫，鲁人周霸、莒人衡胡、临菑人

· 本文原载《国粹学报》第四卷第二期（一九〇八年刊）。凡文中原有小字夹注，今悉归于句后括号内。

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此史公叙《易》学之传授也，仅言田何授王同，而不及丁宽诸人；又仅言王同授杨何，而不及京房诸人；复言“言《易》者本杨何”；则史公言《易》传父谈之学，由杨何上溯王同之传，与丁宽所传稍别，彰彰明矣。（或谓本于杨何当作田何，不知班据施、孟、梁邱三家之说，马承何说。师承不同，马言《易》本杨何，著己之师承所本也。）今就《史记》述《易》者言之。《太史公自序》云：“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周世家》云：“西伯伯因姜里，盖演《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太史公自序》曰：“文王姜里，演周易。”（《日者传》引司马季主言亦谓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是谈、迁皆以八卦为伏羲作，以重卦为文王作，与虞翻以重卦作于伏羲（此孟氏家注）者不同也。（据迁引司马季主言，则六爻必文王所作。）《孔子世家》曰：“孔子晚而喜《易》、《序》（《正义》云《序卦》也）、《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是迁以《彖传》、《象传》、《系辞》、《文言》、《说卦》、《序卦》均为孔子作也。其不言《杂卦传》者，或杨何所传之本，与施、孟、梁邱不同，合《杂卦》于《说卦传》中，或上、下经而外仅分《序》、《彖》、《系》、《象》、《说卦》、《文言》为六卷，其次与《史记》所序同，与施、孟、梁邱十二卷之本不合，不得执班《志》所载篇目相附合也。又《史记》释《易》之文，亦多古谊。如《屈原传》：“《易》曰：‘井泄不食，为我心恻。可以汲，王明并受其福。’王之不明，岂足福哉！”“泄”为“渫”字古文，“以”为“用”字确解。（《史记》引经多代以训诂字。）此承上文楚怀因不知人获祸言，则所谓“岂足福”者，即指不明之王言，言王以不明而丧福也，则“并受其福”亦指王言。与京房《易章句》以“受福”为“天下受福”者不同。《太史公自序》云：“故《易》曰‘失之毫厘，（徐广曰一云差以毫厘。《汉书》迁传作失以毫厘。）’”

差以千里。’（徐广曰一云谬以千里。《汉书》差作谬）故曰：‘臣弑君，子弑父，（《汉书》无曰字。）非一旦一夕之故也，（《汉书》旦作朝，无也字。）其渐久矣。’”“失之毫厘”二语，见于《易纬·通卦验》《坤灵图》同），而《贾谊新书》（《胎教篇》）及《汉书·东方朔传》均引为《易》文，或杨何所传之本有此二语？“臣弑君”以下亦《坤文言》之词。）“其渐久矣”，《易》作“其所由来者渐矣”。引经之省文也。旦字作朝，与易用为以同例。）据《史记》上文言弑君亡国，皆由于失其本，本即《易》之所言“积善”，弑君亡国即《易》之所谓“殃”。其所谓“渐”，即释殃之由积而成也。其以《易》文互相训释，与费氏家法相合。此皆杨何说《易》之例也。《伯夷列传》云：“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此引《乾文言》之文。“同明相照”二语，与今本不同，或系杨何之故本，或系史迁易词而训，然皆史迁通《易》之证。况史迁之说，多本于谈。如谈论《六家要指》，首引《易大传》“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二语，此明六家异路，而所务则同。《史记》之论治术，多用此例，如《滑稽传序》引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高祖功臣侯年表》亦云：“今之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异务”。约其词，“要以成功为统纪。”《龟策传》言夏、殷、周卜筮法，谓“大小先后，各有所尚，要其归等耳”。又曰“化分为百室，道散而无垠，故推归之至微，要洁于精神也”。亦此“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之意，均用“同归而殊途”之义者也。又谈论《六家要指》曰：“尝窃观阴阳之说，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又以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为未必然。）《史记》之论卜筮诸术，均用此意。如《日者传序》曰：“王者之兴，何尝不以卜筮决于大命哉！”《龟策传序》曰：“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又言：“君子谓夫轻卜筮，无神明者，悖；背人道，信禳祥者，鬼神不得其正。”盖史迁说《易》，不以卜筮为非，亦不拘墟于卜筮，与术数家言龟策者不同。然以上

二义，均确述父谈所传；谈说复出于杨何，则杨氏说《易》之家法，固于此可睹矣。又《史记》述《易》，多举大谊。如《外戚世家》曰：“《易》基乾坤。”（下云：“《诗》始《关雎》，《书》美厘降，《春秋》讥不亲迎。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礼之用，惟婚姻为兢兢。夫乐调而四时和，阴阳之变，万物之统也。可不慎欤？”此即用古传“君子慎始”之说，与《序卦传》“有天地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之义合。盖亦杨何之谊也。）又《田敬仲完世家赞》曰：“盖孔子晚而喜《易》。《易》之为书，幽明远矣，非通人达才，孰能注意焉！”（本于《系辞》“故知幽明之故”。）《滑稽传序》引孔子语曰：“《易》以神化，”《太史公自序》曰：“《易》以道化”，又曰：“《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案《易》不言五行，故《孟氏易》言阴阳气无箕子，以箕子言五行，《易》言阴阳，其道各别也。此言《易》著五行，或系杨氏说《易》已以五行之说参入《周易》，故史迁本之。又《易》以道化，盖即孔子之语小变之。若《易》长于变一语，盖亦以《易》为变易之谊，指“穷变通久”，“变动不居”诸语言也。）盖均王同《易传》之说，由杨何以授司马谈，故史迁著之史册。若《律书》以律历通五行八正之气，并论阴阳之盛衰，《天官书》言天运之变，旁及天人相与之故，或亦杨氏《易》相传之义。自是以外，有可证古《易》异字者，于“井渫”及“同明相照”二语。如《天官书》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足证杨本取法作法类。又云：“是以孔子论六经，记异而说不书。至天道命，不传；传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虽言不著。”此即《系辞》“苟非其人，道不虚行”义，足证杨本“苟非”作“告非”。均足证杨本之殊于今本。况《史记》一书，又有本《周易》之义为说者。如《楚元王卒世家赞》言“国之将亡，贤人隐”，即本“天地闭，贤人隐”之义。《留侯世家赞》言“学者多言无鬼神，然言有物”，即本“精气为物”之义。又《后汉书·郎顗传》引《易》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二语，或亦即

《易》之佚文而引之者欤？若夫《春申君列传》载歇上秦王书，引《易》“狐涉水，濡其尾”二语，“汔济”作“涉水”，或系黄歇所据之本，或系史迁所改易，以训诂代本文，均难臆定。（又《蔡泽传》引泽对范雎，亦引《易》“亢龙有悔”。）然据《太史公自序》，谓：“先人有言：‘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则史迁曾以甄明《易》义为己任，惜所传之止于斯也。

与章太炎先生论易书

吴承仕

先生坐右：

手示敬悉。《丛书续编》既得克期成办，承仕亦可息肩。近读玄同来书，谓病体尚未全愈，承仕自当随时督促，相与有成，可无虑也。承仕近来颇浏览汉、宋、清儒《易》说，意谓《易》由乾坤而生六子，由六子而六十四卦。而消息家则以十二辟卦为卦本，自始即不应理。若六日七分之术，本用以占验，于《易》道无与。郑主爻辰，虞主纳甲，展转附会，有似隐书。至谓卦辞爻辞，一切皆是取象，如乾为百，坤为性之类，文义安否，皆所不问。以此说经，竟何所补益？清儒若张皋文终身治虞氏学，即令尽得虞意，将以何明？盖由阴阳奇偶，不过符号；干支律吕，亦符号耳。符号不必有内容，即有内容，亦人各异见。以符号附会符号，漫衍无经，不可致诘，亦固其所。是故清儒如焦理堂，其所破斥，皆是也。若其所建立，则自成家言。其悉中三圣意以否，犹不可知也。宋人以九宫数及天地生成数为河洛，以道家坎离交媾为太极，又附会“两仪”、“四象”、“天地定位”诸传文为先天位次，后儒沉溺于此者，其缴绕穿穴，又过于爻辰纳甲。承仕窃谓《通书》所载《太极图》，出于道家修炼之术，《启蒙》、《本义》所不录，可置不谈。若八卦“坎北离南”之位，其取义已不可知。（程、朱皆有此意。）《先天横图》，似若巧慧，其如无据何？是故宋、

• 本文原载《国学论衡》第五期下（一九三五年六月）。凡原文中以小字夹注者，今悉归入句后括号内。

明、清说《易》者，能破“太极”、“先天”而不能不信“河、洛”。承仕以为“天一地二”云云，不过以阴阳配奇偶，或为大衍揲蓍张本而已。要之以四十九而得七八九六，（焦理堂曾以算理解之）以七八九六而得阴阳变不变之爻，斯乃揲蓍之法。揲蓍之法先成，大衍之释后作。是以大衍之说往释揲蓍，非揲蓍之法本于大衍也。（承仕妄意如是，盖谓事实在先，理论在后。不知昔人有是说否。）即置此不谈，《易传》只言天地奇偶而已，于五行生成何与耶？天一生水之义，始于刘子骏、杨子云，亦今文纬候之支流余裔，为先秦所无有。又安足邵？“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数，见于《大戴·明堂》，其义虽旧有，其说犹不可知。若据数理言之，纵横各三计之皆得同数者，亦不止此一图。（前见数学家言，可依此广为数图，皆与九宫数同义，似谓欧洲亦有此类图式。）唯此九宫数用一至九为数之本，为诸图中的简易者，故若可珍，其实亦不过数学游戏之一术。太乙壬遁由此出，犹可言也；八卦由图生，不可言也。由是观之，先天无据，太极非儒，五十为纬候之余，九宫为算数之法，以此为本，一何浅妄！善夫焦氏之言曰：纳甲、卦气、皆《易》之外道，赵宋儒者辟卦气而用先天，近儒辟先天而复理卦气，不亦唯之与阿哉！此真苏常诸老所不了者也。寻焦氏好斥王子雍、杜元凯（清儒似皆然），则其于王辅嗣，非所宗尚可知。唯先生雅言《易》学王注、程传，此又非惠、戴二家所与知者。然玩其《易注》，何异于王、何等之注《老》，与向、郭等之注《庄》？《易》本卜筮之书，非为君子寡过而作，义文之意，果如彼所言乎？苟依朱晦庵之说，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之《易》、有孔子之《易》，则亦自成为“辅嗣之《易》”而已。此《易》道之所以广大欤？承仕素不好《易》，仅涉猎各家著作（实未细读），而粗陈其感想如此。先生近见何似，乞开示一二，得所折衷。手书询及承仕近状，承仕现任东北大学及中国科学院讲席。东北与竞荃同事，中院则十年有余，酬报皆视北大、师

大为薄，每周任课二十小时，所得或不如国立大学一教授。年逾五十，精力渐衰，每当隆冬，即发气管炎，上气多痰，发音嘶哑，服药亦无速效，常以为苦。今及春暖，体中渐佳，不审有平常服食之法，以预防之否？承仕尝为学校诸生讲《经典序录》数过，《车輿名物》、《弁服名物》及《丧服》数过，近又兼讲《说文》。教于学官，按时计直，有如雇庸，不足以言师道也。肃此奉闻，敬候起居康胜。

弟子承仕手疏。 三月九日晚。

答吴纘斋论易书

章 太 炎

纘斋足下：

得书询及《易》义，卦气、纳甲之与先天，其为方士傅会则同，理堂所说得之矣。乃其以文字音训相涉者，展转比例，是则作《易》者先择数字以为骨核，然后著笔为之，恐拘挛太甚尔。商瞿传《易》，今其大义不可知；施、梁邱亦无一字存者。独孟氏尚有遗说，又无以得其要领。自是传费《易》者，季长、景升之术最微。郑、荀与虞、费、孟殊贯，恐虞氏非真孟氏，郑、荀亦非真费氏也。仆之有取于王、程者，亦谓其近道也，非谓三圣之旨尽于是也。读《王注》者，当先取《略例》观之，其言闳廓，亦不牵及玄言。程氏即往往以史事证《易》。二家所得，独在此耳。足下素好治《礼》，以此教授，亦足自立。《易》义置为后图可也。抑足下曾言《诗》、《礼》可解，《书》、《春秋》难解。仆谓《诗》、《书》亦略等耳。以训故文曲言，《诗》视《书》为易知；顾《书》犹有事状可凭，《诗》自《正雅》而外，其事状多不可知。毛比三家优绌，且勿论，然三家篇义存者几何？而毛《小序》犹全，正使圣人复起，舍毛氏亦何所据？比深求之《序》，亦无以使人冰释理解。若自定篇义，又所谓不知而作者也。（曾记魏氏《诗古微》，以《小雅》言“共人”者，皆指共伯和说，为厉王流彘后诗。此与伪子贡《诗传》指《陈风·泽陂》为伤泄治者，同为可喜。胜

* 本文原载《国学论衡》第五期下（一九三五年六月）。凡原文中以小字夹注者，悉归入句后括号内。

于晦庵诸公之任意诬蔑。然终蹈不知而作之弊。)吾独且奈何哉!慢性支气管炎，仆今亦患此一岁矣。日以银杏五颗，捣碎服之，稍有效也。书复，即问起居康胜。

麟白 三月十五日。

易制器尚象说

胡 朴 安

制器尚象之说，韩注释“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云：“离、丽也。罔罟之用，必审物之所丽也。鱼丽于水，鸟丽于山也。”以卦义解之，不以卦象解之。其解《噬嗑》略同。按制器尚象，应是卦之象，不是卦之义。《正义》：“象卦制器者，皆取卦之爻，象之体。”韩氏直取卦名义，似乎未善。虞氏取象，并及消息，则未免于支离。上古之人，思想单简，决不能以“互体”、“上下”、“变化”、“往来”、“升降”求之。故制器尚象。只能取象于本卦，及“旁通”、“反复”之卦。自汉以来诸注家，于“罔罟取《离》”十二卦，解之皆不甚析。兹仅取本卦之象，及“旁通”、“反复”之卦之象，而以《说卦》所言诸象为范围，义不求其精，说必求其通。是否合于制器尚象之本义，未敢自信，要亦不过于支离云。

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

按《离》之卦为☲☲。离下离上。《说卦传》：离为目。离下离上为重目。结绳为罔罟，重目之象。又据《说卦传》，凡外刚内柔之物，如蟹、蟹、羸、蚌等，皆以离象之，离卦为☲，外刚内柔也。罔之总纲，亦外刚之象；罔之细目，亦内柔之象。又《离》旁通为《坎》☵☵，反复仍为《离》，坎为水，结绳为重目形而入

* 本文原载《国学论衡》第七期（一九三六年四月）。

水，亦罔罟之象也。

二

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

按《益》之卦为䷩，震下巽上。《说卦传》：巽为风，震为雷，风雷动而草木斥甲。《说卦传》：巽又为木，震又为稼反生，耒耜兴而禾稼生，其取象如是。又《益》旁通为《恒》䷟，反复亦为《恒》，耒耜之用，以恒而见效。《恒·象》云：“四时变化而能久成。”故曰：耒耜之利，以教天下也。

三

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

按《噬嗑》之卦为䷔，震下离上。《说卦传》：震为足，离为日。日出于上，足动于下，故曰：“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说卦传》：震又为大涂，离又为电。日中为市，必在大涂之中。电则来往无定，故曰：“交易而退。”又《噬嗑》旁通为《井》䷯，反复为《丰》䷶。《井·象》云：“巽乎水，而上水井，井养而不穷也。”邑居为市，田居为井，皆所以养民，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井》之象也。《丰·象》云：“丰，大也，明以动，故丰。”日中为市，明以动之也。

四

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

按《乾》之卦为䷀，乾下乾上。《坤》之卦为䷁，坤下坤上。《说卦传》：乾为天，坤为地。天之文日月，地之文草木，人之文衣裳，日月顺而天治，草木育而地治，衣裳垂而人治，故曰：“垂衣裳而天下治。”《乾》、《坤》二卦，旁通、反复，仍是《乾》、

《坤》。

五

剡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盖取诸《涣》。

按《涣》之卦为☴☵，坎下巽上。《说卦传》：坎为水，巽为风。风行水上为涣。《说卦传》：巽又为木。水上有木，风以行之，舟楫之象。《涣》之卦辞曰：“利涉大川。”《彖》释之云：“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涣》旁通为☴☴《丰》，反复为☴☴《井》。

六

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

按《随》之卦为☳☱，震下兑上。《说卦传》：震为足，兑为口。口在足上，以口命足而行之象。人之行也，不必口命之；服牛乘马，其行也则命以口。《说卦传》：震又为大涂，兑又为毁折。有所毁折于大涂之中，则服牛乘马以救济之。《随》之旁通为☳☳《损》，反复为☳☳《归妹》。

七

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

按《豫》之卦为☳☷，坤下震上。《说卦传》：坤为地，震为雷。雷出于地下，发声于地上。《月令》：二月雷始声，谓之惊蛰。惊蛰者幽蛰之虫，雷震惊而起之也。《说卦传》：坤又为黑。黑有幽闭之义，象幽闭之义而为重门，象震惊之义而为击柝，其取象如是。又《豫》旁通为☳☳《小畜》。反复为☳☳《复》。《小畜·象》曰：“风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言能待暴客而后能懿文德也。《复·象》曰：“雷在地中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言有暴客之时，一切宜戒慎也。